

暖阳里的遐思

□ 李瑞洋

这是我入职公安系统的一个春节。新春新气象，我的新春第一警是在大年初二的下午。一上警车，座椅、方向盘竟不似以往那般冰凉，而是被太阳晒得暖暖的，路上降下车窗玻璃，午后春风拂面而来。一切仿佛都在春节这个节骨眼上发生了变化，陡然间从寒冬腊月到了暖意浓浓的新春佳节。这样的变化让人颇为惊喜，就连处警都沉浸在安宁祥和的氛围中，矛盾和纠纷好像都变

有一种美味叫馓子

□ 刘兰根

小区附近有两三家卖油条的摊位，每天早晨天刚亮，就在门口支起了锅，随着一根根油条放进去，“刺啦”一响，焦黄松软的油条很快就出锅了，香味隔着小区的院墙都能闻到。

油条在家乡称为馓子，我更喜欢馓子这种香浓的叫法。

我喜欢拿个浅竹筐去买，到家后的馓子还是外酥里嫩的。红糖馓子是我最喜欢的，糖必须炸到酥香甜才到位，有时还会让摊主放一个生鸡蛋进去，叫“鼓包”，蛋香和面香交织在一起，真是美味。

遇有小孩子过生日，会专门让摊主炸一些“四条腿儿”，只见摊主的手一弯一绕，两根切了口的面相互一掏，“四条腿儿”就出来了，有长命百岁的寓意。

小时候吃馓子可是奢侈品，那时的馓子称香油馓子。每当那个推车的老头儿走村串胡同叫卖“香油大馓子”时，老远就能闻到香味，想吃的人会端了麦子来换。我非常非常想吃大馓子，央求母亲去换馓子，母亲走到放粮食的西耳房门口，又倒回来，嘴里自言自语说：“换几个馓子得一簸箕麦子，这可了不得。”

我无声地出门自己玩要去了。西胡同有一个孤寡老太太，花白稀疏的头发弯弯绕绕在脑后成了一个小小的髻。卖馓子的老头是老太太的侄子，那时候，我不知道侄子是什么意思，只是发现老头每次来村里卖馓子，在西胡同里喊几声，没有院墙的那个老太太就会高兴地走出来，老头递给她两个馓子，老太太一手拿一个，咧开只有两颗门牙的嘴慢慢咀嚼，边吃边幸福地对周围人说：“这是俺侄儿。”

后来，舅舅在他们村开了小卖部，那个夏天里我经常跟随姥爷去守店。小卖部的隔壁是炸馓子的，这个店只逢集时才开门。我站在南墙根的阴凉下，目不转睛地看木板上一直排排的老汉用一根铁丝挑出一串馓子圈来，老汉脸盘大而白净，一脸傲气。外面卖馓子的是他年轻的女儿，穿着好看的的确良碎花汗褂，把馓子一个个蘸上多余的油，码放整齐，我看得如醉如痴。姥爷一直守在小卖部的屋内，到中午散集后，我跟随姥爷回家，算是闻够了馓子味儿。

午睡过后，我跟姥爷在家里玩。姥姥双手拉住我的双手，边晃边说：“炸炸炸馓子，腰里别着铁锁子，带不开，拿刀刺开。”说罢，一只手往我的另一只手背上轻轻敲打一下。我便松开手，身躯往后仰去，一遍又一遍，我玩得乐此不疲。

农田承包到户以后，我家的棉花丰收了，几户邻居一块儿榨油，数我家分的油多。父亲用挑水的笕挑了两趟才挑完，家里专门腾出一个盛水的小瓮盛油。母亲高兴地揉面，炸馓子给我们吃。我兴奋地跑前跑后，坐在灶前烧火。一大盆焦黄的馓子出锅后，香气飘满了院子，有路过的邻居过来串门，母亲大方地请她们一块儿坐下来吃，大家吃得心满意足，不住地夸母亲手艺好。

后来，家里的日子越过越好，母亲不再自己炸馓子，她去县城赶集，买大饼卷馓子、煎饼卷馓子。有时，母亲在做面食时，会把面条或揉好的面团揪下几片，放入油锅中，面条酥脆，面饼外酥里嫩，非常香甜。

家里做生意后，门口就是集市，每逢我回家，母亲总是买来刚出锅的馓子，我用筷子挑着糖饼吃，幸福感满满的。

如今，拿馓子当早餐的人不在少数，煎饼馓子配老豆腐、豆腐脑是标配，配豆浆、小米饭次之，那在我们的味蕾里珍藏了几十年的馓子的香气，无法拒绝，春夏秋冬。

（作者单位：衡水市冀州区公安局）

得好调解了，看着握手言和的双方，我们也会真心向群众道一声“春节快乐”。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过年的概念和感觉也在一点点发生着变化，我已经没有了童年时期对春节穿新衣、拿红包的渴望，也没有了青少年时期对寒假无忧无虑的憧憬。站在而立之年向前看，尤其是在上有老下有小的年纪，惟愿时光的脚步能够慢一点，让父母慢一点老去。环视身边，不少同龄人已经初现岁月的雕痕，发福的身材、斑驳的双鬓，都在诉

说着成年人的不易。看着镜子中的自己，万幸还没有发胖、油腻，真心希望自己能够保持住对生活、工作的热忧，每天有充足的精力和十足的热情去面对工作和生活中的挑战。妻子二胎怀孕8个月了，激动和挑战并存，激动的是再得一子（女），和两周岁的女儿有个伴；挑战的是我能否为他们提供良好的教育和关爱。

冬日暖阳照耀大地，村子里安静祥和。北方农村走街拜年的习俗魅力依旧，亲戚之间你来我往，浓浓的亲情在流动，很久未见

的朋友相聚，叙叙旧，聊聊各自的近况，又拉近了彼此的距离。大家都在经历着各自的人生，在努力打拼，过年，我们慢下来、停下来，给彼此一个互相了解相处的机会。

站在新春佳节的时间轴上向前看，节日的意义就是让人们在匆匆的步履中停下脚来，让亲朋好友有了可以相聚的机会，让人的内心在欢聚的温暖氛围中得到滋养和鼓励，然后继续前行。致敬每一个努力前行的奋斗者！

（作者单位：隆尧县公安局）



邂逅

孔大龙 摄
（作者单位：沧州市公安交警支队）

岳父考女婿

□ 口述 老贾
整理 王瑞夫

农历正月初二，新婚的女儿带着女婿第一次来给我拜年。

我在交警大队干了一辈子交警，工作时主要负责交通安全宣传工作。女儿女婿的出行安全是我担心的事，于是我心想：趁今天女婿来家这个机会，在饭桌上考考女婿交通安全知识，看他掌握得怎么样？如此也是对他今后的行车安全负责，还顺便考察一下女婿遇事应变能力。想到这，说做就做，于是在俗称“迎婿日”这天，在我家上演了一幕“岳父考女婿”。

一大早，我就开始准备招待女婿的饭菜。大约十点半左右，迎来了女儿女婿。登门后，我和女婿家长里短寒暄了一会儿。十一点多，我将准备好的饭菜端上了桌，家里人围拢坐在饭桌前。“女婿，你是新亲，今天我准备了红包，不过我想问你几个问题，你若回答得我满

意，红包送你。”吃饭前，我说。女婿听到我突然提问，是一头雾水，便回答：“爸，您问吧，不知我知道不？”

“那你说说，骑行电动自行车的法定年龄？行驶中的注意事项？”我问。

“驾驶电动自行车上道路行驶应当年满16周岁。行驶中要佩戴安全头盔。”女婿迟疑一下回答。

“戴什么样的头盔？你了解吗？”我追问道。

“这个我不知怎么表达，应该结实点吧。”

“意思基本对，要戴3C认证安全头盔。”

“什么是饮酒驾驶？什么是醉酒驾驶？”我接着问道。

“血液中酒精含量大于或等于20mg/100ml是饮酒驾驶，大于等于80mg/100ml属于醉酒驾驶。”他回答。

“今天就提问了两方面的问题，你答的我基本满意。以后我还会经常问你交通安全知识，希望你平时多学习。到

这里吧，大家开始吃饭吧，要不，饭菜就凉了。”就这样，我和女婿一问一答后，我高兴地將红包递给女婿，家里人一起开始吃起了可口的饭菜。

前些日子，村里突发两起交通事故，瞅着两家的亲人们天天难受的样子，我看在眼里急在心里，跟着难受，天天想怎么提高乡亲们的交通安全意识。正当我为此绞尽脑汁时，村里的高音喇叭传出了村党支部书记洪亮的声音：“正月初十、十五、十六，咱村里要进行文艺汇演，望广大村民及回乡探亲的各类人士踊跃参加。”听到这个消息，我心想：何不把考女婿交通安全知识的内容编制成小品演给父老乡亲们看，这样乡亲们会在快乐中潜移默化地受到交通安全知识的教育，也为乡亲们、交通安全事业尽我的微薄之力。

心动不如行动，时间过得真快呀，转眼间已到下午五点多，我立即找人排练起来……

海边的房子

价，定材料，运输加工，找施工队……两个六十多岁的老人，在一个人生地不熟的环境里，硬生生地把自己逼成了装修市场的熟客。

从小城到南戴河需倒两趟公交车，大概要两个小时，但是爸妈坚持不让我过去，说我啥也不懂，去了也没用，二是我跑着不方便，下班过去也没地方住。那时候的我还沉浸在自己的悲伤里，对他们所处环境的恶劣程度和他们对自己的近乎自虐的苛刻几乎没有认知。如今回想起来，心里止不住自责。

在一个周末的早晨，我赶到南戴河房子处。狭窄的下房里充斥着浓浓的风湿膏的味，洗好的碗摆在锅里，锅放在电磁炉上，旁边是一个塑料水桶，他们洗漱做饭就用这个桶里的水，旁边的床垫几乎占满了房间。

看到我突然到来，爸妈眼里闪过一丝窘态。为了缓解我的难堪，妈妈冲我爸爸：“你带闺女上楼看看，我去个厕所。”

我心里一动，他们怎么上厕所的呢？“我也去厕所。”我说。于是，妈妈带我走了200多米，到物业借用了厕所。跟在妈妈后面，看着她略拖的左腿，我知道她老寒腿的毛病又犯了，只不过强撑着忍住疼痛罢了。我鼻子一酸，偷偷地抹掉了眼泪。

妈妈在前面边走边说：“没事的，过

几天，地砖铺上，墙刷好了，我们就可以搬到楼上去住了。”

到了楼上，施工队的工头也在，看到我说：“你是这家的女儿？你家老头、老太太也太厉害了，东西要环保的，价格压得我都没利润了。说挣不到钱，我不干还不行，差点我都要叫爸妈了。”

老爸则在旁边哈哈大笑，然后指着墙角的一根两米多长的窗帘杆和一堆包裹，眉飞色舞地跟我说：“闺女，你猜这是啥？猜不出来吧，那天你在电话里说客厅和餐厅之间别封上了，不然不通透。我跟你妈就去市里面的装饰城定做了一个大珠帘。买完了我们坐公交车回来，因为那杆子太长了，司机说超长，让我下车。我就假装没听见，也不理他。司机就不开车，后来别的乘客急了，司机没办法了就发车了。”

一向骄傲的父亲，居然在退休之后为了一根帘杆扯下面子，赖在公交车上。我的眼泪再也控制不住，簌簌往下滚落。妈妈拽着我的手，一边嗔怪老爸，一边转移话题，问我：“厨房橱柜要什么颜色的呢？”

从那天，我一下子成熟了，我的自怜自艾，我的悲天悯人都是父母的咬牙坚持和故作乐观表象的支撑和呵护下的纵容。如果我不从自我否定的情绪中走出来，那么父母也会一直在牵挂中辗转。房子装好以后，爸妈就回了家

□ 宋雁龄

豆腐是我国的传统食品，有南北之分，大体上北豆腐硬，南豆腐软；又因凝固剂不同，分为卤水豆腐、石膏豆腐和内酯豆腐等。

父亲喜欢吃豆腐，小时候，家里有一块自留地，不种别的农作物，一到春天，就会种黄豆。到了秋天，大地一片金黄，豆子也熟了，豆荚包裹着一粒粒黄豆，散发着草木的气息。父亲戴上草帽，拿条白毛巾和镰刀去割黄豆，豆苗被放倒，最后打捆拉回家，摊铺在过道里晾晒，干透了，捶打过筛，反复几次，金黄的豆粒收进袋子里，干净喜人。

晚上，父亲把黄豆泡上水，第二天早晨，叫来村里开豆腐坊的乡亲，开始做豆腐。榨豆浆、过滤豆渣、煮豆浆、挑腐皮，加入适量石膏，豆腐开始成形，滚热的豆腐块排列在板上，盖上木板，压上几块砖头，把豆腐残留的水分压出来，最终定形。在年幼的我的眼中，做豆腐的过程无疑是繁琐的，甚至因为不爱吃，捏住了鼻子。

邻村也有一家豆腐坊，据说是祖传手艺，用卤水点。每天清晨，他们骑着自行车，驮着一筐豆腐到村子里叫卖。母亲闻声端起一盆黄豆出了门，至于几斤黄豆换几斤豆腐，时间太久，已经记不清了。父亲很喜欢吃他们家做的豆腐，每次都嘱咐母亲多换一点。小葱拌豆腐、煎豆腐、大白菜炖豆腐，又或者把豆腐切成细条，从瓜棚里摘根丝瓜，削皮切片，做成丝瓜豆腐汤。怎么做，父亲都会吃得津津有味，而我呢，一看餐桌上到处是豆腐，双眉拧成了麻花，用筷子使劲扒拉，一块不剩，悉数夹出，全丢到父亲碗中。弟弟妹妹见状，也嚷着不吃，但被母亲喝止。

一直以为，这辈子与豆腐无缘，没想到口味竟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着变化。这改变，变得悄无声息，不知不觉。认真思考多次，什么时候喜欢上豆腐了呢？答案都是一个，无法确定。

我对豆腐的接受并没有引起父母的注意，仿佛不喜欢变为喜欢没什么大不了，又或者，他们以为我从小就爱吃豆腐。

喜欢吃豆腐以后，我学会了其他做法。春天，香椿芽刚下来，绿中泛着微红，从市场买来一把，热水焯一下，切碎，和豆腐凉拌，一股子清香味儿，怎么都吃不够。这种味道，喜欢吃的人爱不释手，不喜欢的退避三舍，还要捂住口鼻。

我还喜欢把豆腐切成块，冻起来，再和酸菜白肉一起炒，豆腐呈蜂窝状，吃起来发出沙沙的声音。当

然，最喜欢吃的还是和鲫鱼一起炖汤，不放任何调味料，包括盐。火候到了，浓浓一锅白汤，撒点香菜末，味道非常鲜美。

除了卤水豆腐，如今在超市还可以买到盒装的内酯豆腐。葡萄糖酸内酯做凝固剂，颜色微黄，豆腐的味道没有卤水豆腐和石膏豆腐浓郁，不过口感丝滑，非常嫩。用西红柿炆锅，熬煮出油后，加金针菇和它搭配，极其下饭。

老豆腐也很好吃。有人说是煮豆腐煮久了呈蜂窝状，有人说在压制成豆腐块之前，卤水让豆腐凝结成块，就成了老豆腐。青龙老豆腐是一道菜，上桌时，用一个竹编的小平盘盛着，犹如一座微缩雪山，冒着热气，旁边散放几个佐料小碟，盛放着酱油、香醋、辣椒油、咸菜丁、香菜末等。天津的早餐也有老豆腐，像豆腐脑一样盛在碗中，木耳鸡蛋勾芡熬成卤汁，最后，浇上几勺芝麻酱，口感绵软滑嫩。它虽和青龙老豆腐重名，却不是一种食物。

到了云南，石屏豆腐和建水豆腐一定要吃，二者点制物特别，不用卤水、石膏，而是用水。石屏古城的古井水有甜、酸两种，甜水泡豆，酸水点浆，十余道工序，压制成长条形为主、颜色微黄、韧劲十足的石屏豆腐。建水古城西门大板井的井水则是建水豆腐的灵魂，用来泡发黄豆，最后用豆腐原汁发酵成的酸浆点制。建水豆腐包制方法独特，压制定形后，将豆腐从纱布中取出，撒盐，放置晾干，隔日翻动一次，待水分除去六七成，自然发酵三四天，豆腐才算做成。烧豆腐时，几个人围坐桌前，紧盯小火炉上的铁架子，只见象棋棋子般大小的白色小豆腐滋滋冒着热气，老板用尺把长的筷子快速翻动，豆腐受热慢慢膨胀起来，白变黄，直至豆腐表皮干燥炸裂，老板将包浆小豆腐分发到食客前面的小碟中。迫不及待夹起一个，在干碟调料上沾一沾，咬一口，混合着浓郁的丁香和辣椒香气，外焦里嫩，让味蕾得到极大满足，真真儿是天下第一美味。

在长沙逛夜市，听到摊贩吆喝：“臭豆腐嘞，油炸臭豆腐！”再也挪不动脚步，像观看纪录片，豆腐入锅，小小方块在油锅里翻滚，一时分不清是油黑，还是豆腐黑。接过浇了调味汁的碗，夹起一块咬一口，还真是闻着奇臭，吃起来真香。

罗列了一堆豆腐，只是皮毛，不过没关系，反正都是豆腐，吃就是了。

（作者单位：秦皇岛市公安局海港分局）

乡，还不无歉疚地嘱咐我：“剩下的装饰品、生活用品你按照你喜欢的慢慢添置吧。”

之后的每个周末，我都要去房子里住上两天。坐在海边看潮起潮落，云卷云舒，抚摸着每一件物品，想象着父母怎样唇枪舌战地议价，后来如燕子筑窝那样一点点地搬回家。与其说是大海治愈了我，不如说是亲情复活了我。我写大海的文字也从“伤心的人喜欢来海边，眼泪把大海煮咸”“蝴蝶飞不过沧海，就像浪花永远爬不上岸”慢慢地变成“海上日出，我拜日而舞，宛若新生”“天在海上，海在云端，风，在发间。”

如今，生活不再拮据，我也重新成了家，有了牵手偕老的爱人。但是，海边的房子始终舍不得卖掉。每到夏天就把父母接到房子里住上几个月，我下班之后驾车半个小时就能和父母团聚了。那所房子成了真正的消暑度假房。老爸每天去钓鱼，有了固定的钓友。老妈也结识了几个老姐妹，在海边骑行、拍照。

夏天的南戴河海风习习、阳光不燥，我和父母住在那所房子里，在闲适中享受着暖阳和繁花。

（作者单位：秦皇岛市公安局抚宁分局）